

本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書經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隨山。州，鄴子云：中國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隨山

濬川

刑其木深其流。濬，思俊反。刑，苦安反。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任而鳩反，貢字或作贛。王于

况

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刑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

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文。直云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

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各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

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

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禹貢。禹貢州貢法。此篇史述為文

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禹貢州貢法。此篇史述為文

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土。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至嶧冢條說

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

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

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



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各篇貢賦。禹敷土隨山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刊木** 洪水汎溢禹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禮所視。奠田遍 **疏** 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反瀆音獨下同。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

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

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

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

者則規其形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分布治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

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分布治之意也。傳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各

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

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

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

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

衆旅平九山刊旅是 **冀州既載** 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疏**

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既載** 見爾雅音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疏**

冀州。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充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

禹敷土隨山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 川四瀆定其差秩祀

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壺口**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音胡○**治梁及岐** 馬云壺口山名治如字岐其宜反雍於用反後州名同

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川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

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

有南屈故稱比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

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修太原至于岳陽** 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陽山名岳陽山在太原西南山南曰岳陽

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

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

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各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

如字橫也馬云水名傳覃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漳音章近附近之近

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比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

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傳無塊至而壤○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色故不得言色也

一供**疏** 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音恭**疏** 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

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立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狃小狃重之於堯舜爲大狃小狃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下三錯也故言三錯是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稼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賦自有差降卽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立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顛至是乎

### 厥田惟中中

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地有高

**疏**

傳田之至第五。正義曰鄭立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

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立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

###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從

**疏**

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

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澆水衛水出常山靈

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

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卽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兩雅廣平日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一澤地形卑下得以廣

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疏**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

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立云鳥夷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

東方之民捕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

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

**疏**傳碣石至餘州。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

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

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立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此行則東為

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

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溧達于河故青州直

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各肅雖不言還都白

帝亦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立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

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南河之比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

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為田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

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立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

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畧而言也

同亮悅 **疏** 兗州。傳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轉反 **疏** 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

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故云充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

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清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九河既道** 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比是。九河徒駭一太史 **疏** 傳河水至此

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嶺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時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比是

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繁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馬疏九河以徒眾起故云徒駭太史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

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繁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繁繁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

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眾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

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各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

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胡蘇在東光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

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繁鉤盤在東光之南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繁鉤盤在東光之

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

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灘徐音邕王於用反沮

七餘 **疏** 傳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反 **疏** 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

城陽縣 **桑土既蠶是降仁宅土** 地高曰仁大水去民下仁居 **疏** 桑土至宅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

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土也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釋云非人為之亡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亡也降亡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土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土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立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厥土黑墳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土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章。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條長也。音遙馬云抽也。繇傳繇茂條昭音勃憤反起也馬云有膏肥也。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厥田惟中下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田第。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他州同。載馬鄭本作年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

疏。傳治水至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繇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繇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繇之功明繇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厥貢漆絲厥篚而禪舜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漆音七盛音成。疏。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繪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鄭立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聚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立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浮于濟漂達于河。順流。

日浮濟漂兩水名因水入水曰。傳順流至日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漂水出東郡東武陽達。深天荅反篇韻作他合反。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日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

十二經注疏。書六。夏書。禹貢。四。

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日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

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日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

具矣是濟漂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日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



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則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潔達于河從潔入濟自濟入海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疏 青州。傳東北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嶠夷既略**

**淮淄其道** 嶠夷地名用功少日略淮淄二水復其故道。 疏 傳嶠夷至故道。正義曰是也嶠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淮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地鹹鹵涯 疏 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魚佳反 疏 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由惟**

**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 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鹽餘占反絺勅其反種章勇反 **岱**

**賦絲枲鈔松怪石** 賦谷也怪異好石似王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賦工六反徐本作賦谷枲思似反鈔寅專反字從合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之屬 疏 傳賦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賦

五物美於他方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音來牧 疏 傳萊桑蠶絲中琴

所有故貢之也 反山 疏 傳屢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屢桑山桑郭璞曰桑也 疏 柘屬也屢絲是蠶食屢桑所得絲鞞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浮于汶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汶音問 **淮沂其乂蒙羽**

**其藝** 沂水已治一山已可種藝。 疏 徐州。傳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菽故藝

為種也。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澤各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傳大野

○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禮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各孟豬停

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

可耕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埴市力反。鄭作或徐鄭王皆

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疏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載埴音義。同考。工記

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疏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載埴音義。同考。工記

曰埴。易漸卦象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穰也。孫炎曰。物叢生。言曰苞。齊人。厥田惟上中。厥賦中

名曰。獮郭璞曰。今人呼叢。穰者為穰。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疏傳田惟上中。厥賦中

中。田第五。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土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

也。直子餘。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

反包裹也。疏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土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

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

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

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

是必古書有此說。故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

疏傳大野至可耕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讀曰。歲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

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厥篚玄纈縞** 玄黑繪縞白繪纖細也其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纈

息廉反縞古老反徐 疏 傳玄黑至當細。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古到反縞似陵反 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縞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 稿為白縞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 北揚淮南距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 疏 揚州。 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震澤吳南大湖各言三江已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音太湖 疏 傳

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方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各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

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數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數為一案餘州浸數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數同處論其水謂

之浸指其 篠蕩既敷 篠竹箭篠大竹水去已布生。篠 疏 傳篠竹箭篠大竹。正義曰釋澤謂之數 篠蕩既敷 西了反篠徒黨反或作芻他莽反 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

又云篠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孫炎曰竹闊 厥草惟夭 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正義曰天是少長之貌詩曰節者曰篠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篠為大竹 厥草惟夭 厥木惟喬 也。天於嬌反

馬云長也喬其嬌反徐音 疏 傳少長曰夭喬高也。正義曰天是少長之貌詩曰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 桃之夭天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土惟

**塗泥** 地泉 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 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也

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壘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

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壘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

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壘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

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壘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

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壘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

也鏤卽紫磨金也鄭立以  
爲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  
美石也馬本作瑣韋昭音貫  
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  
也王肅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齒革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槩梓豫  
章。犀細兮反旄音毛槩音縷又婢善反

**疏** 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  
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

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  
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

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旄旄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  
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

言木者故言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  
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上於此  
**島夷卉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  
越。卉徐許貢反  
**疏** 傳南海至葛

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  
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

夷皮服是夷自服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  
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立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厥**

**篚織貝**  
織細紵  
貝水物  
**疏** 傳織細至水物。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  
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

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賦黃白文  
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立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

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  
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  
命乃貢言不常。橘均必反柚由究

反裹  
**疏** 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  
音果。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

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  
皆爲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爲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

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  
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泐**

**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泐泐專反鄭本作泐泐當爲泐馬本作均云均平  
**疏** 傳順流至入泗  
。正義曰文十  
十三經注疏  
書六 夏書 禹貢  
六

年左傳云公漢沂江沂是逆公是順故順流而下  
曰公漢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荆州。傳北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  
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江漢朝  
荆及衡陽惟荆州及衡山之陽

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  
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  
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

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  
江水漢水其流過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

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  
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九江孔殷  
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九江潯陽地  
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

曰峽江六曰源江七曰累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  
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

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  
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訓孔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  
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  
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

潯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  
峽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反潛捷廉反馬  
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

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  
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沱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

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  
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  
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  
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嶓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

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沔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沔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沔潛又郭氏所解

沔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沔潛而孔梁州注云沔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沔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沔潛

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雲土** 夢作又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作賦畝之治。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治直吏反。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

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

里則此澤跨江南比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士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可為耕作畝畝

治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

**三品** 土所出與 揚州同 傳土所至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為先

也 **柁** 榦 栝 柏 榦柁也栝栝松身曰栝。柁勅倫反徐勑荀反木名又作栝。傳榦栝至曰榦榦云柁栝栝漆相似如一則柁似博漆也柁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

詩義疏云柁栝栝漆相似如一則柁似博漆也柁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栝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柁 **礪砥** 斨 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斨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世反砥音

木反一音 傳砥細至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麤為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七木反。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斨買達云斨矢鏃

之石也故曰斨石中矢鏃丹者丹 惟箇 籛 楛 三邦 底 貢 厥 名 箇籛美竹楛中矢斨三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為采 籛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籛音路楛音 傳箇籛至稱善

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箇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籛音路楛音 傳箇籛至稱善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而赤莖似著近附近之近 傳箇籛至稱善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籛籛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籛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斨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

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各天  
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 傳橘柚。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  
**疏** 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匭匣之

字皆從匭亦從匭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  
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匭菁**

**茅** 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馬同鄭  
云茅有毛刺曰菁茅匣胡甲反又音甲菹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  
**疏** 傳匭匣也菁以爲菹

義曰匣是匭之別名匭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匭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野故知菁  
以爲菹鄭云菁菁菁也菁菁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

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  
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與云蕭字或爲菁菁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

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與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  
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視其不可窮

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  
有也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厥**

**筐** 玄纁璣組 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纁許云反璣其依反  
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字書云小珠也王篇渠依居沂二反組音

祖馬云 **疏** 傳此州至綬類。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  
組文也 **疏** 名也考工記云三人爲纁五人爲纁七人爲纁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

爲纁又再染以黑則爲纁玄色在纁纁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  
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玄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  
常用錫命而納之。馬云納入也 **疏** 傳尺二至納之。正義曰史記  
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

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爲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  
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

**潛**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江沱潛漢四水各名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 **疏** 潛漢。正

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 **荊河惟豫州** 西南至荊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出陸渾  
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疏** 出州。傳伊

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瀍直然反澗故晏反渾  
音魂又胡困胡昆二反河亡淺反又亡忍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 **疏** 出州。傳伊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冢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至鞏縣入河灑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澗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榮波既豬**

榮澤波水已成過豬。榮戶肩反榮澤也。波如字馬本又播榮播澤名邊烏葛反。

**疏** 傳榮澤至邊豬。正義曰沔水入河而溢為榮榮是澤名洪水

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過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其縣東言在榮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各耳

**荷澤被孟豬**

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土可反註同章胡阿反被皮奇反徐扶義反註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及爾雅皆作孟

**疏** 傳荷澤至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諸宋敦澤也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各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

正是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地也

**田第四賦第二**

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 續細綿。絺勃其反紵直呂 續細綿。正

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纈以俟絕 氣即纈是新綿耳纈是細故言細綿 又曰可以為錯磬有以玉為之者 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又胡瓜反 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 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

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各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 荆州。正

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冢 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

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入荆州。岷武中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冢 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也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



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韋音盧和如字又作蘇鄭云和讀曰洹治直吏反下

同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

地之名致功可藝疏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黎鄭力兮。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

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疏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傳田

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下者差復益小與孔

也疏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璆音蚪徐又居蚪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

反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

音雄羆彼宜反如熊而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黃狸力疑反罽紀例反疏之皮釋言云羆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積羊毛作衣孫炎

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言皮者疏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西傾山名桓水自西

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疏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浮于潛漢上曰沔。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

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于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傳越沔至曰亂。正義曰計沔在渭南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疏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

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疏黑水西河

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徐炎曰橫渡也

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雍州。傳西距至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

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

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疏**傳導之使西流也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屬速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

**疏**傳屬速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速逮及也言同如銳反馬云入也逮音代

水相及詩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

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峴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疏**傳漆沮至於渭○正義曰詩

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闕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

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

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

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

荆○治直吏反**疏**傳已旅至之荆○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祭祭而言治功畢此

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

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山在秦記云又名地肺惇**疏**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荆岐單各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

物山各漢書云垂山也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各不言治意蒙上

**疏**傳

導之西流

至於合黎

導

傳

導

傳

導

傳

導

傳

導

傳

導

傳

導

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  
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 田第一賦第 六人功少 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  
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

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致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此人  
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

有美惡人功有少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  
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似玉。球音求琳韋音

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山 傳球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  
海經云崐崘山有琅玕樹 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各琅玕石而似珠者有崐崘虛之璆

實有此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言也 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  
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

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  
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汾或誤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

水 會于渭汭 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 傳逆流至西上。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  
也 水西上。上時掌反 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

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  
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卽敘**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擊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崐崘會門反毛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

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 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  
是也擊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

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摠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擊從  
之此是羌擊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

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  
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崐崘為山謂別有崐崘

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  
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通水故以山各之三山皆在雍州

通水故以山各之三山皆在雍州

○導首道從首起也妍音牽字又作汧山一名吳岳馬本作開

**疏**導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

至敷淺原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比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妍北條西傾中條嶧家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嶧家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以為

三條也妍與嶧家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

摠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岷縣西古文以為岷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于河** 此謂梁山 **疏** 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 **壺口** 龍門西河 **疏** 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壺口**

**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在冀州 **疏** 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

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柱山名 **疏** 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

在河水中 **疏** 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

東行也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升 **疏** 傳此二至言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

倉勝音升 **疏** 山上曲陽縣西北大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

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澗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大行恒衛潯洹滹沱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

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 **疏** 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

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 **至于太華** 相首尾而東。華 **疏** 傳相首尾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州之南山也 **至于太華** 如字又戶化反 **疏** 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

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桐相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

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裴陪尾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

嵩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

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導嶠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嶠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經荆山荆山在荆疏傳漾水至荆州。正義曰下云嶠冢導漾梁州云嶠嶠既内方至于荆山。漾羊尚反。

大別在荆州漢所經傳内方至于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漢水所

經必在荆州界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嶠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衡山江所經在荆州

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荆州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傳言衡至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

於岷及嶠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廬陵縣南有博陽山

古文以為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導弱水。正義曰此敷淺原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其

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

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

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

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

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 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盜音逸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

**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疏** 傳黑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都計在蜀郡西南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鄭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 **疏** 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曰河源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崐崙虛色白李巡曰崐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南下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崐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至東行 **東至于砥柱** 砥柱

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見賢遍反號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名湊七 **疏** 傳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豆反 **疏** 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峽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阜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脩武武德無此山也成阜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峽乎瓚言當然北過

**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傳降水至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內

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隆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地近降水也周時

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殺所界反溢字又作臨於賈反 **同爲逆** 之共此鄭胃臆不可從也 **又北播爲九河**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

**河入于海** 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傳同合至敘之。正義曰傳言九河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渤海元反 **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

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根向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 泉始出山爲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 漾水東南流

爲沔水至漢中 **疏** 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東流爲漢水 **疏** 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嶧冢之東漢水之

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江別明與此沔別也

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 **又東爲滄浪之水** 別流在荊州 **疏** 傳別流在荊所云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於江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浪音郎 **疏** 州。正義曰

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人漢大別當以名稱別流也又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 **過三澨至于大別** 山名。澨市制反

**南入于江** 觸山迴南入江。 **東匯澤爲彭蠡** 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東爲北江** 觸切韻尺玉反 **東匯澤爲彭蠡** 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東爲北江**

**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 **疏** 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澤遂爲北江而入海 **疏** 爲三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

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

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

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

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江東南流沱

**河** 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又東至于澧。澧水名。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音禮。

**水名**。正義曰：鄭立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立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為九

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東陵，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行有其地。名。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池北會于匯。匯音都，共北

會為彭蠡。迪以爾反馬云：靡也。都共聚合比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池者為南江孔意，或然

至之與會。東為中江入于海。南有北有中。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史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南有北有中。傳有北有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

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導沈水東流為濟。北平池。沈音充，又以轉反。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

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入于河，溢為滎。滎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

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為滎。滎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古之舊縣，故入于河，溢為滎。滎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

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水既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上，再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上，再

桃。傳陶丘上，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又東至于

**菏** 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汶合。又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

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東會于泗

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東會于泗

**沂** 東入于海。與泗沂二水合入海。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

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傳鳥鼠

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渭自鳥鼠同穴。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至出焉。



○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鷦其鼠為鼯李巡曰鷦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鷦似鷦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

**東會于澧** **又東會于涇**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澧音豐。漆沮水。

名亦曰洛水出焉 **涇** 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導洛自熊耳** 在宜陽之西 **東北會于澗** **澗** 會于

河南 **又東會于伊** 合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合於鞏之東。鞏秦勇反縣名屬河南郡 **九州攸同** 事在

城 **四隩既宅** 四方之宅已可居。隩於六反玉篇於報反 **九州刊旅** **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 九州名山與

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槎仕雅反障章尚反 **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

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 **庶土交正** **底慎財賦** 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壙致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工喚反

所慎者財貨貢賦言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 **至中**

取之有節不過度 **邦**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川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

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

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與

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

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

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

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榘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莫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隨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水傳交俱至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泥是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還復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墟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賜我姓也天子建德因生以

是此邦故傳以九州言之。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

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

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

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

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姁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也。此道**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也。去王城面五百里。甸田遍反為于偽反。

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彌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稔曰總入之供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音摠近附近之近稔故。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摠名甸服就其甸服內老反供音恭餉音嗣。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

下銓。禾稔與稔總皆送之故云禾稔曰總入之供。二百里納銓。銓刈謂禾稔。銓珍。疏。餉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傳銓刈謂禾稔。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銓獲禾鐵也說文云銓獲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者謂禾稔也禾稔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稔也。三百里納秸服

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者謂禾稔也禾稔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稔也。三百里納秸服。稔稔也服稔役。秸本或作。疏。傳稔稔也服稔役。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簞之安而稔稔之

稔計什一而得稔稔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銓則垂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稔稔稔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稔稔別納非

是徒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稔也。少糞者多。疏。禾稔俱送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

納有精麤遠。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聲近侯輕而近重耳。侯也斥候而服事。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

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百里采。侯服內之百

已不。疏。傳侯服至主一。正義曰采訓為事此百里之內主供。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

任而針反又。疏。傳男任也任王者事。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為任任王者事任受。三百

而鳩反下同。疏。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三百

**里諸侯** 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 **疏** 傳三百至一名。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

五百共為一名言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 **疏** 傳綏安至政教。正

諸侯以示義耳 **五百里綏服** 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言安服自服

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實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役賓服當此綏服昭云以文武侯衛為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也

為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為名故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也

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疏** 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

耳即是安服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 **疏** 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

王即之義 **二百里奮武衛** 天子所以安。奮方問反 **疏** 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

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

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 **五百里要服** 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疏**

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五百里要服** 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 **疏**

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文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

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為要見其疎

遠之 **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 **二百里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疏** 傳蔡

差簡。正義曰蔡之為法無正訓也上文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 **五百**

蔡義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五百**

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 **疏** 傳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

里言荒又簡略 **疏** 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

之蔡 **三百里蠻** 以文德蠻來 **疏** 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

也 **三百里蠻** 之不制以法 **疏** 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縉也其意言蠻是縉也縉是繩也

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

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

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荒服

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銜之差但此

十二經注疏 書六 夏書 禹貢 十四

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一二

**里流** 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 傳流移至于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蠻來之也凡五

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

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

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

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

入禾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里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

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

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皆

之不可與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經合也 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漸子廉反

被皮寄反朔朔北也與音 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 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預朝直遙反見賢遍反 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

之言天功成 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訖斤密反 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圭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

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尙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尙書卷第三古文尙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尙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

川取下供上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闕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 宋板不重之字毛本

次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日 毛本日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纂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今字 錯雜 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 宋板州作則盧文弼云則字非 豫州與冀州等一同 案等當作第闕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 毛本其作甚是也

島夷皮服 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為島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為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揚州作鳥夷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

尙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鳥。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浦鏗云碣石山漢志作大揭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改茲

不悉還都白帝所知

案知當作治閩本亦談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

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河南其性安舒

厥性寬豫

宋板閩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西北

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印土

案土當作上閩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

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

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

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八州平

案三當作二閩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篚篚而貢焉

案篚篚當作篚篚疏同

得乘舟經達也

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于乘博昌縣入海

纂傳海作

涉與漢志合

岱畎絲枲

陸氏曰畎徐本作畎谷。按徐本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傳曰畎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釋文按勘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可通不當一字為二字也當云徐本作剛谷也說文曰剛古文也

畎小篆文也谷下奪一也字

言可耕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漸本又作漸。按說文漸下云艸相蘄包也从艸漸聲引書草木漸包蘄包者積綴之兒偽孔以進長釋蘄而或改蘄為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搏埴之工

監本同毛本搏作搏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蠙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荷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於荷古文尙書疏說云荷者澤名為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荷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

由荷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浦陽今江入此澤閩本明江三字此誤脫也

毛本作命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古本濕作温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闕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宋板牡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凡為織者纂傳織作錦當繼荊州之無也宋板同毛本乏作之是沱為江之別名也按當作是沱為江別之名也直云水名

宋板直上有故字在今蜀郡郫縣岳本郫作郫案郫字誤也潛蓋漢西出嶓冢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掄

山與江別而更流纂傳自作出浦鎗云瀨誤掄入太穴中纂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又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括筆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上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筆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臆

明禹貢錐指乃以為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又則古本即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

字亦在下宋板闕本明監本此澤既大同毛本大作土水可為耕作畎畝之治闕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杣榦栝柏陸氏曰榦本又作幹弓人取榦之道也浦鎗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陸璣毛詩義疏云璣闕本作機後並同。按

作機是也說詳爾雅校勘記浦鎗云蔓誤莫下菁蓂菁也同按浦校是也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為藉宋板闕本茅脊二字倒不誤鄭云纁者

宋板纁上有染字

浮于江沱潛漢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熊耳山岳本冢作東冢字非也闕

本亦多而得名耳浦鎗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按

下者墟墟疏岳本宋本纂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墳墟許宗彥云傳未疏字為黑質白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墟疏也墟音盧說文黑剛

土也音義之首妄加傳字闕本疏字雖已誤尚無傳字祇於墟上作圈蓋猶知其為音義也



沱山之石案沱當作他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

宋板縣下有嶧字閩本纂傳無嶧字亦有縣字毛本縣作嶧案所改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閩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宋板小

織金罽

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羊毛作衣

盧文弨云續當本是續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按本作桓水名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汭

陸氏曰汭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

纂傳岍作筭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

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為燉煌郡

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燉作敦。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

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

浦鏜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

閩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萬厯本珠作玉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古本

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珠者

太岳上黨西

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而後條列所泊水於下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

浦鏜云博陽漢志作博陽師古曰博陽古陽字朱長孺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傳史世家傳錫庶民漢文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

字當作敷敷轉為傳傳轉為博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傳但陸氏不為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

陸氏曰弱本或作瀾

傳合黎至沙

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纂傳

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陸氏曰伾本又作岨。按段玉裁云東京賦底柱輟流。鑿以大伾善注引東過大伾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岨閩本明監

本同毛本  
岨作伾

北過降水

降蔡氏作降按此與大禹謨降水字同義異說文降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謨降字可作降此降字必不可作降也唐石經宋臨安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降者

者

在大陸之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

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為漢水

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為三

史記集解三下有道字

遂為北江而入海

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

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傳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驗也同上亦疑脫不字

又東至于澧

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為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

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為澧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池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為匯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坊

本作為匯沿董鼎書傳

都其北會為彭蠡

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為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按經文于作為傳中加為字其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宋板在作出

荷澤之水

古本荷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葛本泗誤作四岳本合入海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鳥鼠

共為雌雄

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劍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縣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

洛水漆沮為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

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

宋板無相字

祚四岳

毛本祚作胙案胙祚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

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閩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銓刈謂禾穗

古本作所銓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

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綬服

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為安

閩本明監本侯作教

稅徹差簡

毛本徵案作徵案

徵字是也不服蠻來之也

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是也

至減太半

毛本太作大太字非也

使各有寰宇

浦鐘云寰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

作寰當舊本作寰字也

別有九里

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閩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

案義曰二字夜衍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征伐有扈之罪。啓禹子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案

京兆鄠縣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疏

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

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

吾君之子也啓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誓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疏

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

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

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

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收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

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名六卿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各有軍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

也情徒臥反

天用勦絕其命

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今予惟恭行天之



**罰**

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左車左左方主射絕之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

**恭命**

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

**用命**

**賞于祖**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

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

**予則孥戮汝**

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累劣偽反。

**疏**  
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各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

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情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眾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

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

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各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

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各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

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掇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帝。正義曰

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

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可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

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

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

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

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及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誠執俘而還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般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認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祗社爨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畢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

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間仲康蓋其一也。須馬云止也。酒如鏡反本又作內音同。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

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

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五子之歌**因以各篇。正義曰史述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日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按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

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太康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迷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眾民皆喪息。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如字。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南十

日曰旬田獵過百。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日不還。畋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入國遂廢之。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

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畋。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巨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怨其久

畋失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後胡啓反。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以敘怨。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

君之德眾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

待其母以從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

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正義曰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嘗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嘗時有羿堯時亦有羿

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戒以摠之其一日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近分扶問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所以

得眾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

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慄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為人上者柰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圖其一至不敬。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

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慄慄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

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

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眾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

畏敬小民也由能長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眾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

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

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立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

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其一日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荒作色也迷亂曰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其一日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荒作色也迷亂曰



獸 **疏** 傳作爲至鳥獸。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或以喪志老

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甘嗜無厭足峻高大彫飾畫。甘

獸並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

牆慈羊反厭於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 **其三百惟彼陶唐有**

鹽反又於豔反 **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 **疏** 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

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

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

不出此地故舉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 **其四曰**

陶唐以言之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爲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

言仁及後世。貽以之反遺唯季反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

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 **覆芳服** 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

反供音恭 **疏** 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

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

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

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爲

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正義曰關

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

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

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

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慙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

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

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

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爲業費氏願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

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

入金不從革之條費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 曷何也言思而 萬姓仇予予

將疇依 仇怨也言當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

音桃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忸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

雖如字 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

或作睢 康為惡毒徧天下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

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離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

不可如何從首漸恐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傳仇怨至國乎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

士曰仇故為怨也 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

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

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脗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 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

後沈酒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酒徐音細面善反差初賣

反又初 **脗往征之作脗征** 脗國之君受王命 **脗征** 奉辭罰 **脗** 義和至脗征 正義曰

佳反 其時之官今乃沈酒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脗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

命掌六師

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舍音捨

胤后承王命徂征

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疏** 惟仲康至徂征。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胤因夏民以伐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胤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泥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泥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馬遷之說疎矣。

明證所以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適在由反，鐸待洛反。

鈴音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官衆，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諫失常。藝本又作執，更音庚，技其絀反。

其

或不恭，邦有常刑。

言百官廢職服大刑。

**疏**

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眾，曰：嗟乎！我所有之眾，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

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令之事以諫上之官，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樂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傳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于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  
逾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  
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眾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  
等之辭換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  
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  
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  
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時義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  
**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也。傲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

擾而**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  
**瞽奏鼓嗇夫馳庶**  
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警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  
**義和**  
禮天神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嗇音色馳車馬日馳走步日走供音恭

**戶厥官罔聞知**  
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  
言昏亂之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  
**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如字注先時先天同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救亦作救治直吏反

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德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爲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傳傲始至所主。正義曰傲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曰歷數歷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卽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卽是合故爲合也日月富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被月映卽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頓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墻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云通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齋夫之官禮云齋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齋夫蓋司空之屬也齋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齋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齋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齋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愿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救。正義曰治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

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分有餘分為入節各得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中氣故一歲有四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奉

王命行王誅謂殺泗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

**火炎峴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峴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崑音昆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

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殲于廉魁

苦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漉泥著物也一

音烏音鳥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其濟眾信無功

**爾眾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時戮。懋音茂辟音避

**罔**今予至戒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

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追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

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

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

酒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善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眇睡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口殲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殲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自契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自契

**至于成湯八遷**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反。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都亳湯自

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亳。作帝告釐沃。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力之

旁各反徐扶各反魯苦壽反。徒以為商書。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

兩義並通。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

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

從其先王帝魯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

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與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與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

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

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

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上帝立子生商是契

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

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

火正闞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

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

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

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與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

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

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

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

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

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

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

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湯征諸侯** 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 萬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祗巨支反

傳萬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

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

伐始於葛仲虺之請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作湯征** 述始征之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義也亡

湯進於桀文以聽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問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醜惡其政不能用賢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湯之賢臣

不期而會曰遇疏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作汝鳩汝方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啓嗣禹位** 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 浦鏗云啟誤故  
十二經注疏 書七校勘記 七



甘誓

明堂云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

古本威作畏

怠棄三正

唐石經棄作弃後並同

用其失道故

古本故下有也字

絕之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

之作

執戈矛以退敵

古本以上有為字

御以正馬為政

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

祖主前

史記集解則作即

親祖嚴

社之義

纂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

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

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謬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

之前

閩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

閩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述案述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待作侍正義同案侍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

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

經以取信

浦鍾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宋臨安石經彫作雕孫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

宋本閩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

皆定

閩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

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文尚書悉為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殘字皆作於

戲知之石經

雖悔可追

陸氏曰雖如字或作雖○按雖雖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 岳本葛本宋本闕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 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岳本宋本王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為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

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 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 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眾眾官 古本岳本宋本上眾字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眾 百工之職 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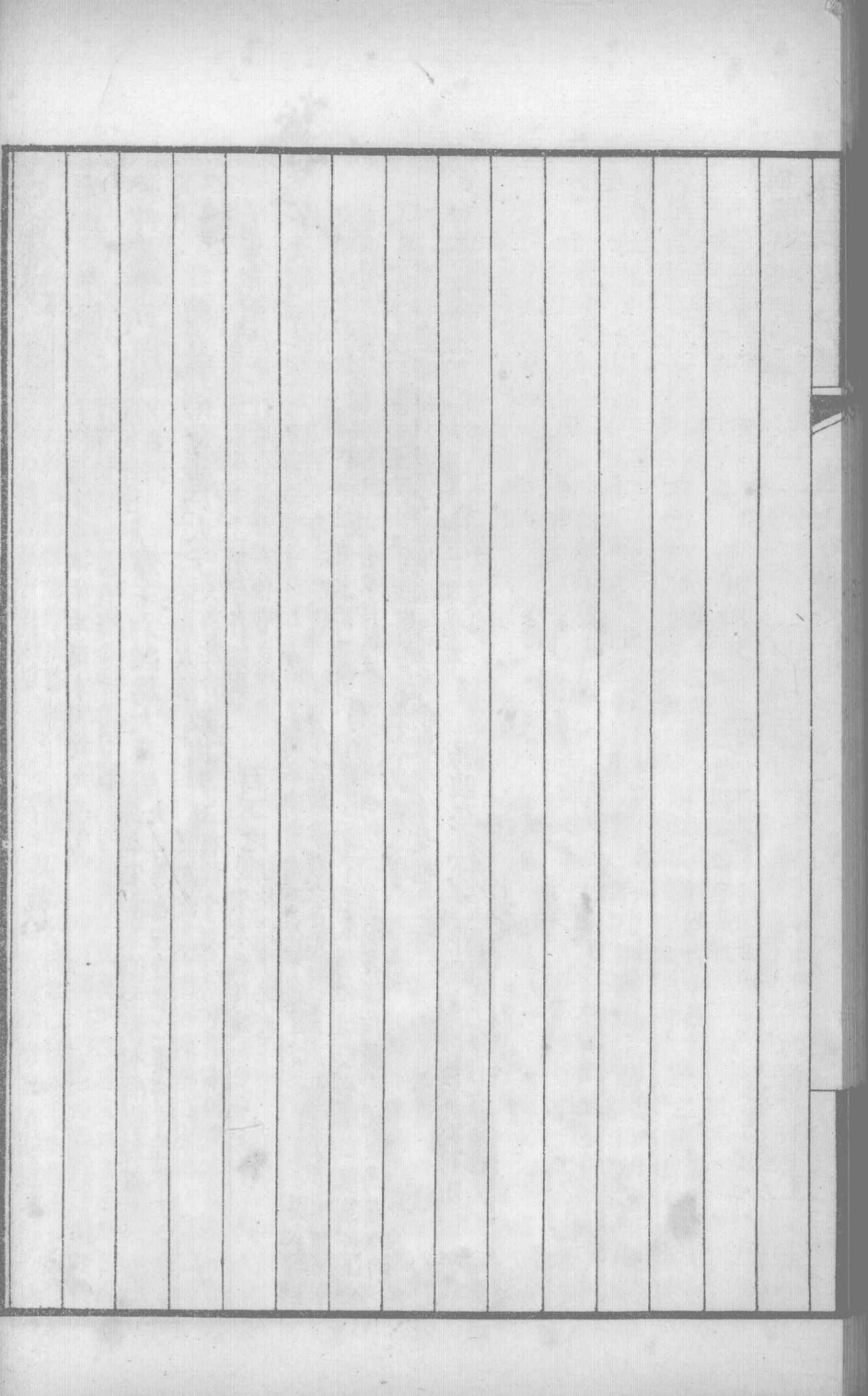
不及謂厥象後天時 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赦案赦字是也 謂此聚會為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

無謂字毛本此作之 則是日月可知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墉下 毛本墉作墉按北墉之墉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為墉 山脊

曰岡 宋本無曰字山井鼎曰無曰字為是 或眈睡而害良善 宋本眈睡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治字是也 湯使亳往為之耕 閩本同毛本亳下有眾字案有者是也

尙書校勘記卷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諡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

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陟音而

遂與桀

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疏

伊尹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志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

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眾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

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秦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

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

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地歷

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陟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

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

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慙誓眾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

謚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腹湯詰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腹

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

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



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湯誓戒誓湯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

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號湯稱以經交不具故備言之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台以之反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同殛居力反

桀也正改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予惟聞汝眾言不憂我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夏王率遏眾

力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有眾率怠弗

協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眾下相率為怠情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情徒臥反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爾不從誓言不

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疏王曰至攸赦○正

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

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憂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

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眾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

我等眾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眾言夏

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眾人其必

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

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

於日日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

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契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上湯取商爲號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上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上爲號何以不名商上而單名商也若入遷國各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入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郟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入遷商各不改成湯以商爲號後稷之後隨遷易各公劉爲幽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旣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日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旣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尙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稟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稟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舜禘代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禘代

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懋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扈音戶。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

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

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懋德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懋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

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

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與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

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遷。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

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

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

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與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

夏已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

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

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

遂伐三腹俘厥寶玉

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腹。取其寶

日敗績。從謂遂討之。○遂伐三腹。俘厥寶玉。三腹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

而寶之。○腹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疏。傳三腹至寶之。正義曰。湯伐三腹。知是

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腹。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腹。取其寶

玉取其所以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廡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廡嘉穀故取而寶之謹伯仲伯

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誼本或作義

### 仲虺之誥第二

###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

自三腹而還大垆地名。夏亥雅反垆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

### 仲虺作誥

為湯左相奚仲之後。虺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

**誥**

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垆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

息亮反奚莖雞反。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腹故傳言自三腹而還不言歸自三腹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遂築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腹耳大垆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仲

### 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誥**

仲虺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

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

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名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

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各虺古人名或不

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各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

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放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日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日

###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謚也

### 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

### 仲虺乃作誥

陳義誥湯曰嗚呼惟

### 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

### 惟天生聰明時乂

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 有夏



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禹舊服

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

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

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

下

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矯君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

受王命用明其眾言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為主也。臧作郎反。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繁音煩

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

反秕悲里反徐甫里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彼我反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惡烏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近行下孟反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

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眾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言

**疏**懋勉之。正義曰勉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

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

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尙爲仲  
池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伯

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  
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餉式亮反  
曰奚獨後

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後胡啓反蘇字亦

蘇作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

道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

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亂征云乃季  
如此國乃昌盛○推土雷反疏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

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  
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

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  
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

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曰周禮卿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立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  
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

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  
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

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  
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

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意自滿志盈溢

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自滿志盈溢

懈工疏德日至乃離○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於人無  
債反疏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

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  
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

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

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王謂徐于況反又如字

人莫已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

蒲報反字或作疏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義告天下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之衆人○誕音但告工毒反疏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

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王曰嗟爾萬方有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天也衷善也

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有恒性克綏

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

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羅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

於天下百官言殘酷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羅力之反本亦

作羅洛河疏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並告無辜

于上下神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謂誅之

惡譴寤之而桀不改○譴遣戰反寤五故反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台音怡敢用立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

立牡○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尙白牲用白今云立牡夏家尙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

國注論語敢用立牡之文云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立牡是其義也鄭立說天神有六周家冬

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

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立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

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立

解論語云用立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聿途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

說文力周反史記音疏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

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

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

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

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上天孚佑下

民罪人黜伏淨信也天信佑助下民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僭差賁飾也

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僭子疏天命至允殖○正義曰桀以

念反忒也劉劄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疏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

禍淫之命信而不惰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人

十三經注疏 書八 商書 湯誥 五

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國諸侯家卿大夫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戾力計反

疏

傳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

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敏反

凡我造邦

無從匪彝無卽愆淫

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愆他刀反

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守其常法承大美德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

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自責化不至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世之美○忱市林反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卷末同

疏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成有

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 伊訓第四

#### 商書

#### 孔氏傳

####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凡三篇其二亡

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卅本文

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卽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

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

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詰大典不可用傳記

**伊訓** 作訓以教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

小說 **伊訓** 道太甲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

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 **疏** 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

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 **疏** 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

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

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

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

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

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

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

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

祖明是初卽王位 **奉嗣王祇見厥祖** 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 在位次。百官

告殯爲喪主也 **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三公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

之祖故 **疏** 傳湯有至稱焉。正義曰湯有功德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

稱焉 **疏** 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 **日嗚呼古有夏**

**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

有夏先君揔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

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

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莫無也言皆安之

**暨鳥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

○暨其器反

**疏** 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龜必滅反。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

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

**疏**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假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我商王

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亳旁各反，徐扶各反。**疏** 于其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我商王

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言立

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長丁丈反。**疏** 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

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並始於親，余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咈，扶弗反。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

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居上克

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為下克忠。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

及恐。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有過。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以陵物也。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

爾嗣。王言仁及後世。

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

○哲本又作制官刑傲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傲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政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政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疎

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遠之童種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反注同耆

道○愆去乾反反穉直利反嚚魚巾反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廢失位亡家之

士諸侯犯此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國亡之道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

貨也色也遊也政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政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

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

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政是謂淫過之風俗

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此頑愚幼童愛惡槍善國必荒亂故為荒

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

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

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

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  
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  
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  
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  
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政是遊與政別故為遊戲  
與政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  
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  
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



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頷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修德無小則天下齊慶。齊力代反**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

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之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

**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遙反**三年復歸**

**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至三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

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

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

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太甲 戒太甲故 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正義曰

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爽以被告之人各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 疏 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名篇也 倚於綺反 疏 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

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立亦云阿倚

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 疏 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諛與是古顧音故諛音是說文理也祇巨支反 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 疏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其身撫安天下。 疏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

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 疏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丕承基緒 肆故也言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念祖修德丕普悲反徐甫眉反

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夏都在亳西。先見並如字注同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人之道德不能

終其業以取亡  
○相悉亮反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

**其祖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昧音妹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後本亦作峻迪大歷反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  
**慎乃儉德惟懷永**

**圖**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

矢括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  
**惟朕以**

**懌萬世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懌音亦  
**疏**  
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

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目覆

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

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昧冥之時思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有精爽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

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

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反  
**疏**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

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諄

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

俾必爾反，後篇同近。疏伊尹至世迷，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附近之近，令力呈反。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我也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旁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王徂。

桐宮居憂。往入桐宮。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闋，苦穴反。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

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疏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般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暮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般人嗥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嗥，嗥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般人嗥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祥而小祥，又禫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十二經注疏

書八 商書 太甲中

九

王肅同鄭立以中月為閏一月云祥後復更有無能相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匡故須

君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君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

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

厥躬速名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名罪於傳速名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

名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速微也微名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孽災遣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

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

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煥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

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

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

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伊尹拜手

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伊尹拜手

稽首拜手首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

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

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

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

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

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

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

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後胡啓

**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

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懋音茂**奉先思孝**

**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疏**傳言當至聽德

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

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朕承王之休無斃**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災無斃。斃音亦厥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

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

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

祀享其**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注及下同**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疏**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與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

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

言安危在所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 **疏** 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

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

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 無安厥位惟

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 慎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思始 **疏** 慎終于始。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賊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

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疏** 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

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勤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

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逞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疏** 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

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

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至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

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

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疏**曰此篇終始皆言

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

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

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

還政太甲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伊尹至

正義曰以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

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爽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

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

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般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

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般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

年云般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

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汗

官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日嗚呼天難謀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衆

不能常其德**疏**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湯伐而兼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

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

**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

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眾遂伐夏

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言不

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僭子念反

**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

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新其德**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任官惟賢**其命

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孟反殺色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任官惟賢**

**林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偽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

下為民同為德如字下為下同徐皆于偽反**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

○易以政反  
**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

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

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若左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

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既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

得以爲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取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

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

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

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

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

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周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

右必忠良不忠良即非其人任官是用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

人字不見故據周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

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

爲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

經申上臣事既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

**疏**

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

○易以政反

○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

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

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若左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

須助爲於民也臣之既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

得以爲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取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

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

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

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

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

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周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

右必忠良不忠良即非其人任官是用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

人字不見故據周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

**常師王善爲師**

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

**善無常王協于克一**

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

**俾萬姓咸**

**日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大

**又曰一哉王心**

則一心

**克綏先王之祿永厯烝民之**

**生**

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丞反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

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丁丈反

**嗚呼至觀政**

又觀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

乎觀王使爲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



罰○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直遙反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

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於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與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

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

兩手掩之曰揚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筭說云肅敬

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

臣名○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與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與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

巫官故孔言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各原命伊陟三篇皆亡○正義曰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鄆太戊子去亳鄆地名○爾五羔反○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鄆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宣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俱于相

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嗣云鄆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鄆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

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宣甲仲丁弟也祖乙河宣甲子皆世本支也作仲丁陳遷都之義七河宣甲

十二經注疏 書八校勘記 十三

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作河亶甲

七

祖乙圮于耿

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

毀曰圮。○圮備美反。徐扶鄗反馬云毀也。

**疏**

傳亶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

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鄗謂遷來向鄗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

惟有毫鄗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

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及冢古文云盤庚自

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鄗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

七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傳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誓曰予則孛芻汝蓋古文尚書誓作薪也

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為出不意故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贖也正義云為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畜事而

割政裴駮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葛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

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使不得事農蓋彘栝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孛戮汝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翦蓋亦古文尙書也

多有夏罪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君其可喪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本作

若案若字是也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閩本同毛本非作罪所以比於日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鐘技從之似可不必蓋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端之詞又据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

遷明不得有欲字然而旱乾水益閩本益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故更致社稷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昭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古本崩下有壞字從謂遂討之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遂岳本攷證云遂字正釋從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自簡賢輔勢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康誥召誥之類宋本閩本明監本同

毛本康作湯一字足以爲文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謂於會之所浦鐘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各本予作于案予字誤也惟王不邇聲色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曰後予后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則唯爲君之道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罹其凶害古本害作虐而桀不改古本作而桀不改攷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唐石經不作弗用元壯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字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悖淫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大美道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古本蔽作樊 乃亦有終古本亦作元山井鼎曰元古其字按亦與元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設祀禮同 杼能師禹者也盧文弼云師國語作帥

朕哉自毫石經補缺 哉誤作載 終治四海萬本同各本治作洽案洽字是也疏乃治于四海同 今緣親以及疎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

也

敢有殉于貨色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尙書殉于貨色注云殉于求也凡元應所引尙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殉字古文蓋作殉今文則作殉當以

狗爲正傳云殉求也疏云味求謂貪味以求之則疏自作味 親此頑愚

幼童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謂貪味以求之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昏

貪求之意此云貪味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貪味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賚慶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以賴爲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若作賚慶則賚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爲一節下文惟朕以憚萬世有辭兩句爲一節以傳攸之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

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爲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爲一節然疏云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今萬世有辭古本辭作厚使此近先王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此案比字是也必當改悔爲善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則我承王之災

無斃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岳本宋本纂傳斃作厥釋文有厥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祗作惟明明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爲厥亦有以厥爲其者後亦不悉按此至沃丁始卒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伊

尹乃迎而受之政閩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顧炎武白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九有諸侯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

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浦鏗云材今本作才謂卑順以爲臣下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下訓以善道訓助下民宋本上訓字作



謂按訓此又觀王修德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論七廟諸多矣  
字非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論七廟諸多矣  
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為善政也同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諸

其文見於記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  
本傳下有者字無得為廣大  
本得下有自字晉文請遂  
閩本同毛本遂作隨案隨字是也

使錄其事各本使  
兩手搯之曰揚閩本明監本毛本揚  
時則有青眚之祥宋本之作青下同案  
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浦鏜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施作七國家語作十有  
六國疑六與七近之。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為是書傳脫七十

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三篇皆亾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

民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

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

作盤庚三篇疏

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甲、祖、乙皆有言語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

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詰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怨。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入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般人屢遷

前入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皆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中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

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能，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又遷于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為相也。民不欲

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會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三徒

詰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立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

為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

甫謚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立

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謚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

十二經注疏

書九 商書 盤庚上

商書 盤庚上

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後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固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為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後也此以君名各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盤庚**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盤庚**

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疏**

曰此三篇

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殺哀故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詰則此篇皆諸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詰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亾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門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門甲之子南盤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

**遷于殷** 別名 民不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 率籲衆感出矢言 籲和也率衆憂之人出 正直之言。籲音喻感十

歷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祖乙居耿爰於 重我民無盡劉 劉殺也所以遷此 反 也言祖乙已居於此

故。盡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 子忍反 徒曰其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

**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 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恪苦各反

**五邦** 湯遷毫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 今不承古而徒是無知天 馬云五邦謂商工毫囂相耿也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 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

**木之有由蘗**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蘗哉。蘗五 達反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枿仆音赴又步北反

**天其永我命**

于茲新邑

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言我徙欲如此

疏

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

地所以遷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

成湯以來，凡有所暇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

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葉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葉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

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亳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

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各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

商頌云：商邑翼翼，維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杏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也，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毫縣，說旣不同。

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也。別有新邑居也。傳顧和至之言。正義曰：顧即裕也，是寬裕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感則憂也。故

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孔以祖乙圯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以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

曰：劉殺釋詁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以

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大卜大遷考自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

能敬順天命，卽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

往居亳爲五邦，鄭注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器相耿爲五計，湯旣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藥哉。正義曰：釋詁云：柎餘也。李巡曰：柎，槁木之

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柎，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葉哉。此都毀壞，盤庚敦于民，由乃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葉哉。

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言無有故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盤庚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畧言

民云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從從其臣言也民從上命即是常

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敷教至朝臣○正義曰文

王世子云小樂正敷干大胥贊之籥師敷戈籥師丞贊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

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徒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

王今將屬民而詢王命衆悉至于庭眾羣臣傳衆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

焉故勅以無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庭眾羣臣傳衆羣臣以下正義曰周禮小司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

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

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法教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古

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任而鳩反傳先王○正義曰此篇

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

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

之先不言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其指○播波餓反匿女力反傳王布至其指○

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朝臣○箴之林反馬云諫也朝直遙反

王今將屬民而詢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

之先不言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

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

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

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反馬云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

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

德惟汝舍德不惕子一人子若觀火

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

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

傳衆羣臣以下

冠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

從心所安○傲五報反

傳先王○正義曰此篇

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

傳王布至其指○

正義曰上句言先

信險為膚受之言

聒聒無知之貌起

此傳以聒聒

非子自荒茲

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

所舍惡德

反疏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至欽之德，惟汝之所舍德，甚惡，不異懼我一人，故耳。汝舍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

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逸。**疏逸過也。我不威齊，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抽之劣反。疏傳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

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齊，汝徙是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

**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疏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為亂也。稼，穡也。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斂之曰穡，斂之曰穡。汝克黜乃心，施實

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疏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

德之臣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稷。疏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昏，馬同本，或作散音。敏爾雅：昏散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干

也。強其疏傳戎大至所有。○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

丈反。疏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立讀昏為散，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

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黍毒為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

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

力穡，乃亦有秋。但疏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疏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疏傳責公

其文有詳畧耳。○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

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

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疏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宄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

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疏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奉，孚勇反。注同。恫，勅動反。又音通痛也。○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儉利小民尙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况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

小民○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儉息廉反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

衆

曷何也責其不請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曷何未反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

滅

火炎不可嚮近尙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尙可得邇絕之○燎力召反又力烏反又力紹反嚮竹亮反撲音卜反近前近之近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

**疏**

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尙相顧於箴規之

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尙知畏避况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

災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尙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

云汝以浮云恐動不徙更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

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

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齊汝乎

世選爾勞子

不掩爾善

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管反掩本又作奔數色主反

茲予大亨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亨烝享也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丞反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

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疏**

遲任至非德○正義曰可遷則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

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齊汝乎自我先王以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長丁丈反。

**疏**

傳盤庚至之謀。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

是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去起呂反。

**疏**

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近必當待之

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觀察之德加賞祿以明

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

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

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邦之臧惟汝眾

功。臧徐子郎反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凡爾眾其惟致

告

致我誠告汝眾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亦作度

度乃口。正義曰度法度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

言民

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眾。話胡快反馬云告

咸造勿褻在王庭

造至也眾皆至王

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

升進命

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

法欲用民從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眾人於時眾人皆

之目。傳為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舡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語善至於眾。正義曰釋詁云詁言也孫炎曰詁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詁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詁善言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

**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  
**傳**  
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

令使君令必行責時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舡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也行天時也履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  
我殷家於天降大災

則先王不思  
**疏**  
傳我殷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故居而行徙

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  
**汝**

**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未反下同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

**于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告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

**疏**  
承汝至于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  
**子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籲羊戊反  
**疏**  
子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

於道理和協汝眾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試用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所困不乃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汝皆大不布腹心敬

**爾惟自鞠自苦**  
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鞠居六反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念以誠感動我是汝  
**不盡忠。忱市林反**  
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  
**疏**  
臭厥載。正義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

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爾忱不屬惟胥

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軀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遠古苟不欲徒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

**疏** 爾忱至曷瘳。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遠於古賢苟不欲

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

乃自忿怒何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 **疏** 汝誕

所瘳差也 **疏**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徒無

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徒無

後計汝何得久生 **疏** 今其至在上。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目前 **今予**

在人上禍將及汝 **疏** 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

**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 **疏** 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

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疏** 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務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

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

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 **子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

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 **子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

**奉畜汝衆** 迂迎也迂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 **疏** 傳迂迎至汝衆。正

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 **子念我先神后**

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 **子念我先神后**

**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 **疏**

子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

位用道義德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人。正義曰易稱

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

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

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閱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

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汝萬民乃不生豎

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

**疏** 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

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有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陳塵同也故陳為久之義。傳不進

至心徙。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進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

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我先后綏乃祖乃

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

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變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命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

父之行惟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正義

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

十二經注疏 書九 商書 盤庚中 六

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徒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治直吏反盡子忍反

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不忠不忠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

罪○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 疏 茲予至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父於汝如

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亂治至其貪○正義曰亂治釋語文舍人曰亂

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有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玉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

其事貝具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具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

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

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鳴呼今子告汝不易○易以政反注同

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

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 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 顛越不恭

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

遺長同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以往進進於善我乃以 疏

疏

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人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違，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過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顛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之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傳割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割，故割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絜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奠田薦反朝直造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戒無戲怠。勉立大教。

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布心腹言輸誠。

於百官以告志。賢時忍反腸徐待良反。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

○比毗志反。讒仕滅反。

疏

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輪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

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  
攸為所定其所居摠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  
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莫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刺之處然  
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卽是先定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  
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  
教。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  
下句爾無共怒子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摠腸在腹  
內腎在心下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宜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言以遷徙  
多前人  
之功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  
德立善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去堯呂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  
安用之極。徙以為之極

**疏**  
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  
古者我之先王欲將多

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  
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  
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  
謂未遷者前人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  
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  
都皆近山故摠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  
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  
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卽是  
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傳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  
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

**遷**  
言皆不明  
己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朕  
理於我家。治直吏反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  
承民命用長居新邑

**肆子冲人非廢厥謀**

弔由靈

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眾至用其善。弔音的或如字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

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賁扶云反

**疏**

爾謂至茲賁。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

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眾人眾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

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徒本意如此耳。傳以徙至我家。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傳冲童至其善。正義曰冲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眾謀眾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眾言已不自專也眾

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

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眾又決於著龜也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以大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

人尚皆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眾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長丁丈反注同

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眾民。相息亮反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

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

**疏**

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勅之嗚呼國之長伯及眾官之長

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眾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

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

故摠稱故也師訓為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勅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為庶

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眾民。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

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眾民也。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



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告故報反。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

無摠貨寶以己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今我

至一心。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尚書注疏卷第九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乳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字此亂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乳

古文尚書治字也聖學當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尚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殷治

宋板殷治作殷地

傳自湯至亳怨岳本

明監本毛本怨作股案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

南 閩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

耿在河北

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

纂傳中上二字例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

曰字是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也今正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子門

甲立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則當卜稽於龜以徙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于上古本有至字天將斷絕命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山藥陸氏曰藥本又作耕。按耕本作榦傳寫者從俗作耕耳有用生藥哉古本故作裁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先正其

號名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或稱殷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毫是殷也大名案也當作地不欲住彼殷也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為正直之言宋板作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今盤庚自欲遷于殷毛本欲作耿是也劉殺釋詁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大遷考自龜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謂有典法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

有行字即是有所服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鄭注皆云毛本注作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古本由上有日字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古本人作民注同王命眾悉至于庭古本庭上有朝

字 告汝以法教古本法下有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纂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纂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起信險為膚受之言閩本葛本同明監本為作偽 善自

用之意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葛本含誤作舍注同予亦拙謀疏正義曰下缺今補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

作汝 違

不昏作勞陸氏曰昏本或作敬。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為敬勉也然則古文作昏鄭讀為敬釋文所謂本或作敬者指鄭讀也 毒為禍患也宋板為作謂

遠近謂賒促

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

徙奉持所痛而悔之

闕本同毛本徙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

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

闕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

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

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尙可得過之絕之

毛本得過之作刑戮

二嚮竹亮反

案竹當作許盧文弼云嚮當作鄉是也

減恩甚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減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

宋板以不

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為誤

傳曷何至忽害

闕本同毛本忽作禍是也今改正

遲任古賢

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

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奔

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

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古本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

山井鼎曰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為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鏗改乎為各云從疏按是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即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

岳本闕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

罰也

毛本命作我

故禘禘為小也

宋板禘禘作禘禘

禘嘗禘烝

闕本同毛本禘作禘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

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

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按今本脫上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

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固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執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

闕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

古本可上有何

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造士報反毛本同案

欲用民徒闕本明監本

延之使前而眾告之宋板眾

王苦民不從教

宋板苦行天時也孫志祖云也

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闕本明監本同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

者者字十行本盤庚凝其被誤疑是也

子迓續乃命于天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

御徐氏音訝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古本威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文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

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用

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宋板無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先

其下直言先案后下十

一字複衍此言湯勞汝先毛本此

汝無能道古本汝上

言神將罪汝宋板同毛本

故言下見汝宋板言下勞之共治人古本

民下殘是反父祖之行纂傳父祖

又士良反案士當

古者至乃死闕本明監本同毛本

但念貝玉而已古本念下有

具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唐石經纂傳同

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至乃崇

作丕刑于朕孫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

降不詳句絕曰詳尙書撰異字誤王鳴盛以為據傳當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

亂治至其貪案亂

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

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為據也

有傳傳言汝至督之闕本同毛本

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古本凡下

謂凶人古本宋板言不吉之人岳本吉我乃以汝徙古本宋板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闕本同毛本下

長立汝宋板下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宋板

有亦以不釋詁云隕落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宋本落下墜下俱有也字浦鏗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隕頌湮下降墜也字而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恐越於下閩本同毛本不使得子孫宋板子上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讒仕滅反案毛本作仕咸是也故先定其里宅所處宋板其里二字間空一字弔至靈善皆釋詁文孫志祖云按擇詁無靈善

之文宏賁皆大也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相助慮也俱訓為慮兩慮字浦鏗云皆勳之誤

無總貨寶以己位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

使百工營求諸

野得諸傅巖

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

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

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

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

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摠名故序言之耳

說至攝政

命為相也惟說命摠百官是使攝位也

說命

而命之

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

亮本又作諒如疏



臣下罔攸稟命稟受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

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詰類善也我正四方恐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

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

旁求之於民間俾必爾反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

肖似似所夢之形肖音笑疏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

虞號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

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

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命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

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

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

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懼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

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間

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謚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爰立作相

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朝張遜反

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符舟楫音接徐音集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霖三日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符舟楫音接徐音集若

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啟乃心沃朕

我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

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開汝至自警。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

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眩或謂之眩郭璞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眩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眩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惟暨

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

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

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

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 說命中第十三

#### 商書

#### 孔氏傳

####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惟說命總百官。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

此句為發言明王奉順此道以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

立國設都。宿音秀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

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

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

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

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王樹后至師長。正義曰此又摠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

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吏反下同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

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眾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



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存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

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豫羊慮反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

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發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  
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天也○從才容反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整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惟衣裳在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

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  
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

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  
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冑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各

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整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  
言為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命令之不善則人為

昔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  
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  
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立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

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  
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人則官不及私昵

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疏官不至其賢○正義曰王

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  
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

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  
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

私好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

必讓以得之有，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生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子亦

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下，莫與汝爭能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一事。無啓寵納侮則納侮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無啓寵納侮。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

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思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王。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傳恥過至大非

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

欲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傳。祭不至戒之。正義曰：祭不欲數，數

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黷，徒木反，數色角反。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

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

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

曰：「哉說乃言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行，乃不良于言，子罔聞于行，言則我無聞於

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台音怡。

疏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

時也君爽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爽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既

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學說乃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遜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傳既學也民問

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實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

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醕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爾交脩子罔子棄

子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傳交非至汝教○正義曰爾交脩子令其交更脩也言我能行汝教治已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

之義邁行釋詁文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事

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

來學以順志務是敏是敏疾則其德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已也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教

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惟敦至罔覺○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敦戶孝反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

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

其惟學乎愆起虔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俊本

又作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仰如字徐五亮反 股

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

臣。長丁 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

大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

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乃曰

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俾必爾反

捷他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已罪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

成湯功至大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后非

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

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耳不聽之異雊。雊工豆反 祖已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作諫王。已音紀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所以訓也亡 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已

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勤王政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

以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

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

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

彤周曰釋○釋音亦字書作釋爾雅疏傳祭之至曰釋○正義曰釋天云釋又祭也周曰釋商云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昨

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王午猶釋穀梁傳曰釋者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釋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交云禮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釋祭

###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於彤日

有雉異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

疏

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已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于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與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祖已既言遂

言天視下民

###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

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罪不順德言無義不服

正其德謂有疏乃訓至厥德。○正義曰：祖已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承有不永。

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

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承有不承，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

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摠之也。民有貴賤貧

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愚愚之人尤得焉，故引以諫王也。○傳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已引此以諫王也。○傳

不順至不承。○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

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承有不承，天乃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台音怡，復扶又反。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

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疏嗚呼至于昵。○正義曰：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

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德為嗣，嗣亦

繼之義也。釋詁云胤，兒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

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育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

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

咎惡。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為周所咎。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黎方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者。

祖伊恐

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疏

殷始至載黎。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云殺也。以此載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反。

作西伯戡黎

載亦勝也。伯亦作柏。載音堪。說文作伐。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

疏

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

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已後賢臣。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

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臣無諛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

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受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諡法云。殘義損善曰

紂。殷時未有諡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傳載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亦勝也。正義曰。載勝釋詁。文孫炎曰。載強之勝也。

在上黨東北。近附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近之。近圻。巨依反。

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

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

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

疏

傳文王至

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則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

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

耳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故天

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

循常法言多罪

疏

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

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

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

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

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

疏

傳摯至也至所言。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

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

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反

紂也言汝罪惡眾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十二經注疏

書十 商書 微子

六





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酒醜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充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而言。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傳或有至必亡。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正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齊後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面色酒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醜營也然則醜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曰父師少師

**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

**今爾無指告予顛隤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隤如之何其

**反于敏**  
曰父師至何其。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

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隤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畱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

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

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畱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濟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隋於溝壑矣王肅云隋濟溝壑言此隋之義如左傳也

父 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酒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弗其考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

考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嗚扶勿反耆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

地曰祇犧許宜反怪音全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

名敵讎不懈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罪也徐云鄭力劔反治直更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解佳賣反

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

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諫

約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

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

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且反。道。請馬本作清謂潔也。我不顧行逃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

父師至行逃。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

殷之邦國紂既沈酒四方化之皆起而沈酒醜讐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

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

殷民所用為治耆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捨民怨是乃自名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

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喪滅我無所爲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爲王則宜終爲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卽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遜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至王子。正義曰詔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遜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呼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言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方與沈湎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展考長與舊有位人卽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牲以牲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黍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傳下視至懈怠。正義曰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旣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傳言將至一途。正義曰不肯遜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

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為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導  
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閩本明監本葛

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屬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奏議中引尙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

注疏諸本脫三字也 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為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字杜預在梅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喆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本罔作亡罔

經補缺 誤作命惟恐德弗類 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 按史記曰云

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 藥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瞑眩憤亂 浦鏜云憤當憤字誤 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閩本明監本同 猶王官之伯 閩本明監本同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有下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錄于下 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疏傳憲法至為治正義

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入事以言之聽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遲有推移道有

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父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同

無鎧與兜鍪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為背之

宋板為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

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

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浦鏗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闕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棐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考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峻

故此為解

浦鏗云此為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闕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浦鏗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

鼎耳以足以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葛本闕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昵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昵又女乙切考疏引尔疋亦是昵字疏又云昵與昵音義同此但明昵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

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為嗣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卽兄也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譌自立君以主之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亂古治字作西伯戡黎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昭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

西北對東為名諸本北作伯閩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迨作息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動昔違法宋板昔作

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孽命下唐石經有添胡字陸氏曰孽本又作孽。按說文作孽引書云大命不孽據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參列於上天古本天上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辭交錯是渾亂以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以去見其為卿士也浦鏗

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古本底又為姦宄於內外閩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其為敵讎閩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比于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鐘改作比干  
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

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閩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為懈非字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懈亦誤

我罔為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僕恐此是古本作僕後折為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顛隳

古本隳作隳

我久知

子賢

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

宋板閩本同毛本者民二字倒盧文弼云民字

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

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會暉春乘